

汉语作为外语教学，基础阶段的四个环节

一 听、说、认、写

王志芳

1. 重要性与灵活性

任何一种外语教学，听、说、认、写都是很重要的，这是众所周知的。

如果一个学生在听说认写四个方面能力都很强，才堪称为“地道”，否则，是不全面的。比方说，一个人能看懂外国书，能用外语写信，但不能和外国人会话或听不懂外国人说话；反之，如果一个人能听懂外国人说话或能与外国人会话，但如果把这些话变成文字、写在纸上，却不认识，当然也就不会写了。所以，只能听说或只能认写都是不全面的。

文字虽然不是语言的三要素之一，但它却是语言的载体。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。有了文字，人类社会才脱离了史前时期而进入了有史时期。文字的发明，克服了语言交际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，使一发即逝的语言可以“传于异地，留于异时”。远隔千山万水也可以相互进行交际，交流思想、协调彼此的行为或关系。文字对于人类的交际，对于语言的流传、发展和研究是何等的重要！

因此，外语教学对听说认写这四个方面哪个也忽视不得，这是我们的态度，是原则。

但是，态度和原则不等于时间上的平均分配。就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象而言，在教学环节的安排上，在教学时间的分配上可能有所不同，需要灵活处理。比如，对使用拉丁字母作为母语书写符号的学生，在汉字教学方面，相对来说，就要多用一些时间，因为汉字对他们来说很陌生，简直像个“谜”。汉字的结构、笔顺，在课堂教学上，必须从“零”开始讲解、示范、训练。否则他们是无法掌握的。

而日本学生就不同了，日语使用着汉字，他们对汉字已经习惯，虽然有些简体字他们还不熟悉，但一讲就懂，稍练就会，况且，日语和汉语在简化字方面有许多相同的地方，比如：万、双、号、台、当、会、声、寿、体、状、国、学、等等。这对日本学生来说，实在是太“便利”了。基于此，汉字课堂教学的时间就可以少安排一点，“听、说、认”的时间可以稍多一点。特别是教养课程，学时数很少，“写”的练习，大部分可以通过作业的方式在课外进行。

2. 语言与言语

语言，是由语音和语义结合而成、由词汇和语法所构成的符号系统。每一个语言单位都在与其他语言单位的有机联系中存在，都在严整的语言规则的支配下运转。

言语，是对语言的具体运用，是在特定的交际环境中为达到特定的交际目的对特定语言的使用。无数具体的言语作品，是语言的存在形成。有限的语言模式、规则，可以用无限的言语作品（说话或写文章）表现出来。所以，言语有着个性化的特点。

我们的教学，是通过言语作品（主要是文章）使学生掌握特定的语言知识，从而能使用这种特定的语言知识达到特定的社会交际的目的。听、说、认、写是我们在外语教学方面，要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。

3. 汉语作为基础外语教学的阶段和联系

汉语基础外语教学，一般分为两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语音阶段，第二个阶段是语法、词汇阶段。虽然有时间上的分段，但他们又是互相联系着的。联系，有的是明显的，有的却是微妙的。

4. 语音阶段

随着语音的历史演变和发展，汉语的北方话语音变化很大，日语音读汉字的发音和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语音相像的地方越来越少。尽管这样，也还是有相对应的规律。比如，日语的“件、券、県、”的子音 [k] 分别和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声母“j、q、x”（带有“an”韵的一部分汉字）相对应；日语的“剛、可、方”的子音 [g]、[k]、[x] 分别和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声母“g、k、f”里的一部分相对应。这种对应只是一部分，所以无论是中国人学习日语，还是日本人学习汉语，都不能只靠这“规律”断定其他。因为这种对应，不光是受到汉语的声母、韵母的限制，还要受到日语的发音习惯的限制。在此我们不是作历时语音学的研究，不是研究古汉语的音韵和日语汉字的关系，而是从共时语音学的角度，描写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语音现实，并就两种使用着的语言的语音的相似和不同的地方来比较研究一下，力图找出规律性的东西，得到一些解决的方法。

4. 1 声母

先看日语的子音表：

(左 無声, 右 有声)

調音点と 調音者 調音法	上唇		齒, 齒茎		硬口蓋		軟口蓋		声門
	下唇	舌先	前舌		中舌	奥舌			
破裂音	p	b	t	d			k	g	ʔ
鼻音		m		n		ɲ		ŋ	
摩擦音	ɸ	s	z	ʃ	ʒ	ç	x		h
破擦音		ts	dz	tʃ	dʒ				
はじき音			f						

再看汉语的声母表：

发音方法		发音部位						
		双唇音	唇齿音	舌尖音	舌根音	舌面音	舌尖后音	舌尖前音
塞音	清	不送气	b[p]		d[t]	g[k]		
	送气		p[pʰ]		t[tʰ]	k[kʰ]		
塞擦音	清	不送气				j[tɕ]	zh[tʂ]	z[tɕ]
		送气				q[tɕʰ]	ch[tʂʰ]	c[tɕʰ]
擦音	清		f[f]		h[x]	x[ɣ]	sh[ʂ]	s[s]
	浊						r[ʐ]	
鼻音	浊		m[m]		n[n]			
边音	浊			l[l]				

说明：日语的音标表中的“無声”，即“清音”，“有声”，即“浊音”；汉语的“送气”、“不送气”都是“清音”。日语的“無声音”有一部分是送气的。如：“ば、た、か、ち、つ”的子音，如果进一步描述的话，也应该是“送气音”。

从以上两个表中可以看出：

日语的二十二个子音中，浊音多，有十三个：[b] [d] [g] [m] [n] [fi] [J] [ŋ] [z] [ʒ] [dz] [dʒ] [r]。汉语的二十一个声母中，浊音少，只有四个：[r] [m] [n] [l]。

在发音方法上，日语每一组相关的音都是以清浊区别意义，而汉语只有擦音组的“sh”和“r”是以清浊区别意义的；汉语的塞音和塞擦音（一共有十二个）都是清音，他们是以送气不送气来区别意义的。

根据教学经验，我们感觉到，汉语拼音的声母，日本学生的易混点是“送气”“不送气”：

b—p, d—t, g—k, j—q, z—c, zh—ch

以上六组，除了“zh—ch”发音比较难以外，其他五组对日本学生来说，单个儿发音并不难，因为这些音在日语里都可以找到发音部位或相似或相同的音：ば—ば、だ—た、が—か、じ—ち、づ—つ。

那为什么还容易出错儿呢？如前所述，ば、だ、が、じ、づ是浊音，而汉语则是相应的清音，所以，他们发起这些音来比较困难。ば、た、か、ち、つ是清音，和汉语比较，不仅发音部位大体相同，而且发音方法也一样，都是送气音，很容易就能发出来。正因如此，日本学生常常把汉语的不送气音（气流弱），念成送气音（气流强烈）。比如：爸爸（bàba）→pàpa；大小（dàxiǎo）→tàxiǎo；观光（guān'guāng）→kuānkuāng；依旧（yījiù）→yīqiù；依旧在（yījiù zài）→yīqiù cài；周郎（Zhōuláng）→Chōuláng

针对声母的易混点，教学的时候，就应该特别强调发音方法，多找一些相关的词反复听说，作大量的辨认练习。

声母的难点是：

h、f、zh、ch、sh、r

这六个声母，只有“h”在日语里可以找到相同的音（“ほ”重读时的子音 [x]）和相似的音（“は、へ、ほ”的子音 [h]）。剩下的五个就连相似的音也没有。自然成了难点。

“h”，在音节表里，只有“he、heng、hu”是难点。“he、heng”的难，和韵母有关系因为它们在日本语里没有相似的母音；“hu”的难，是因为受日语“ふ”的子音 [φ] 的影响，其实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。因为“ふ”的子音是双唇擦音，而汉语的“h”则是舌根擦音，它们在发音部位上是完全不同的。

“f”，在音节表里，只有“feng、fu”是难点。“feng”的难，如前所述，和韵母有关系（连相似的音也没有）；“fu”的难，也是受日语“ふ”的影响，这也是一个误解，因为“f”是唇齿擦音，发音部位和“ふ”也是不同的。

“h、f”的纠正，应该“根据不同的病因对症开方”。在汉语里它们是不同的音位，是区别意义的不同的音。比如“呼人（hūrén）”和“夫人（fūrén）”意思是不同的。必须进行严格的听说和辨认的训练。

“zh、ch、sh、r”这组音，对日本人来说，实在是太难了，因为日语里完全没有类似的音。所以教学时，就必须从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两个方面说明、示范、训练。可以分如下几步：

①. 强调它们的发音部位相同，即：都是舌尖后音。然后讲解各自不同的发音方法。

②. “zh、ch”：清音、塞擦音。发音时，舌尖翘起，“抵住”硬腭前部，阻塞气流，软腭上升，堵塞鼻腔通路，声带不颤动。然后舌尖稍微离开前硬腭，使气流出来，形成“先塞后擦”的

塞擦音。它们的不同只在于发“zh”的时候，舌尖离开前硬腭时，气流微弱（所谓“不送气”），发“ch”的时候，舌尖离开前硬腭时，有一股显著的气流冲出来（也就是“送气”所含之义）。

③. “sh”：清音、擦音。发音时，舌尖翘起，和前硬腭“靠近”，软腭上升，堵塞鼻腔通路，声带不颤动，气流从窄缝中“挤”出来。摩擦成声。

④. “r”：浊音、擦音。发音状况同“sh”，所不同的只是发“sh”时声带不颤动，而发“r”时声带要颤动。

这组声母，学生的错误主要是“舌尖”与“腭”相对的部位偏后，口型不自然。教学的关键是强调发音部位的准确。另外，要放松精神，口型自然。也有一些人“走捷径”，有的学生把汉语的“zh、ch、sh”轻易地用日语的“じ、ち、し”的音来代替。这样一来，就出了大问题——变成了类似于汉语的“j、q、x”了，出了音位上的错误。

以上是从汉语的音位（区别意义）角度谈了日本学生在学习汉语时的声母的易混点和难点。下面谈一下“b、a、g；j、q、x”本身在发音时要注意的地方（关于“送气”“不送气”的问题前面已经谈过，此不赘述）。

这些音，在日语里都有相似的音：汉语“b、a、g”对应日语“ば、だ、が”的子音；汉语“j、q、x”对应日语“じ、ち、し”的子音。

由于受母语的影响，声母“b、a、g”有的日本学生发得太重，如果是一个一个音节地念，倒还可以，一进入句子，“外国味儿”就很浓了。为了找出受母语影响顽固的东西，我曾经请几位汉语很好的朋友念了几篇文章，结果发现，由于念得太重，词与词之间不能很好地连接起来。比如：搬一箭一；掉一过一来一；高一声一喊一，这就显得不自然，克服的办法是不要把清音念得太浊。“j、q、x”组，学生的发音大部分都和日语的“じ、ち、し”接近。为说明他们的不同，先看下面的一个国际音标简表：

发音部位 发音方法		双唇 (上唇 下唇)	唇齿 (上齿 下唇)	舌尖前 (舌尖 齿背)	舌尖中 (舌尖 齿龈)	舌尖后 (舌面 硬腭前)	舌叶	舌面前 (舌面 硬腭)	舌面中 (舌面 硬腭)	舌面后 (舌根 软腭)	喉
塞 音	清	不送气	p			t			c	k	?
		送气	p'			t'			c'	k'	
	浊		b			d				g	
塞 擦 音	清	不送气		pf	ts		tʃ	tʃ	tʃ		
		送气		pf'	ts'		tʃ'	tʃ'	tʃ'		
	浊		lv	dz		dʒ	dʒ	dʒ			
鼻音	浊	m	ɱ		n	ɳ		ɳ		ŋ	
闪音	浊					ɾ					
边音	浊				l						
擦 音	清	ɸ	f	s		ʃ	f	ç	ç	x	h
	浊	β	v	z		ʒ	ʒ	j	j	ʁ	ʁ
半元音	浊	w	ɥ						j(ɥ)	(w)	

我们从上面的国际音标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它们的发音部位是不同的，汉语的“j、q、x”是“舌面前”音（j[tɕ] g[tɕ'] x[ç]），而日语的“じ、ち、し”实际上应该是“舌叶音”（[tʃ] [tʃ'] [ʃ]）。发“舌面前”音时，舌尖抵下齿，舌面前部抬起，抵触或靠近硬腭前部，使气流在此受阻；“舌叶”包括“舌尖”及“靠近舌尖的舌面”。发“舌叶音”时，舌叶向上抬起，抵触或靠近上齿龈和硬腭前部，使气流在此受阻。所以应该对学生讲清楚它们的根本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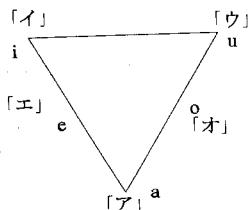
不同点表现在发音部位上。

上面谈到的“b、d、g”发音的重，“j、q、x”发成日语的“じ、ち、し”，当然也是问题，但是这并没有超出汉语音位的范围，就是说，不会造成意义上的混淆，不会影响基本交际。我们姑且给它们起个名字，叫作说汉语时的“日本人的音位变体”吧。这些变体，操汉语普通话的人是不会发生的，所以虽然不影响交际，但不符合一般的语言习惯。要想说出比较地道的汉语，还是应该下一些工夫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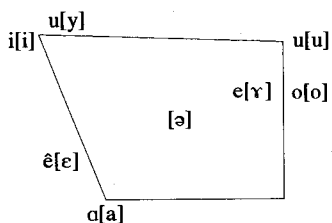
4. 2. 韵母

我们先看几个元音舌位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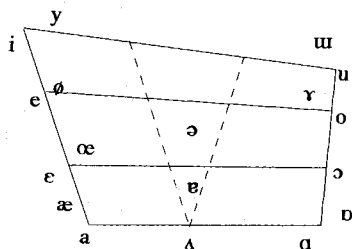
日语的元音舌位图：



汉语的舌面元音舌位图：



国际音标元音舌位图：



从表中看出，基本舌面元音，日语有五个；汉语有八个（常用的有六个）；相同的音有四个，日本人学汉语，这四个相同的音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掌握的。其他的就成了问题。最难的是“e []”。从表中可以知道，日语的“え”是舌位前、半高、不圆唇元音；汉语的“e”是舌位后、半高、不圆唇元音。二者的区别只是舌位的前后。而舌位前后的改变从外表很难看出来，主要靠本人的感受来体会，发日语“え”时，舌头靠近下齿背，出音时舌面紧张。发汉语“e”时，舌头离开下齿背，轻轻地自然地抵下齿根，出音时舌位后稍微紧张。这样由日语的“え”到汉语的“e”，教学起来，可以节省不少时间。也可以由“o”到“e”，舌位大体一样，“o”圆唇，“e”不圆唇。要注意的是在与声母相拼时，“e”容易误读为类似于汉语的“a”，如：哥哥（gēge）→gāga；好的（hǎode）→hǎoda等等。

“ü”的发音的错，主要是有的人撮口撮得太过份，显得很不自在。其实，在发“u”音的基础上，只要舌尖下移抵住下齿，口型基本不变或比“u”稍稍圆一点儿，就可以发出正确的“ü”来。

以上谈了一部分单韵母。关于复合韵母，因为量大，本文不能具体分析。但是通过对日本学生的教学实践得知的较难的复合韵母主要有三组：

第一组：an、ang、en、eng

“an、en”是舌尖鼻音韵母；“ang、eng”是舌根鼻音韵母。

第二组：ian、iang、in、ing

“ian、in”是舌尖鼻音韵母；“iang、ing”是舌根鼻音韵母。

第三组：üe、üan、ün

“üe”是复元音、后响韵母；“üan、ün”是舌尖鼻音韵母。

关于复合韵母的教学，我们有必要强调一下它的整体性。在和一些学汉语的日本朋友的接触中，发现有的人把一个韵母分成了两部分来读，比如：ian → i + an；uang → u + ang。结果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——音长变了，影响与声母的正常相拼，影响正常的语流音变等等。

下面我们根据传统音韵学，按“开、齐、合、撮”，把汉语普通话的所有韵母列表如下：

	开口呼	齐齿呼	合口呼	撮口呼
单 韵 母	-i[i]	i[i]	u[u]	ü[y]
	a[a]	ia[ia]	ua[ua]	üe[ye]
	o[o]	ie[ie]	uo[uo]	
	e[ɤ]		uai[uai]	
er[ər]	uei[uei]			
复 韵 母	ai[ai]	iao[iɑu]	ou[ou]	
	ei[ei]	iou[iou]		
	ao[ɑu]			
	ou[ou]			
鼻 韵 母	an[an]	ian[ian]	uan[uan]	üan[yan]
	en[ən]	in[in]	uen[uən]	ün[yn]
	ang[ɑŋ]	iang[iɑŋ]	uang[uɑŋ]	
	eng[əŋ]	ing[iŋ]	ueng[uəŋ]	iong[iuŋ]
			ong[uŋ]	(lyŋ)

其中“开口呼”的发音学生一般都能作为一个整体来读的，问题出在“齐、合、撮”呼，有的人把介音“i、u、ü”和后面的部分分开来读。实际上，汉语的每一个韵母都是一个整体，并不是相加的关系，发音时，介音短而轻，很快就向后面的部分过渡，是一个很快的动态过程，凭感知是切分不开的，只有通过语音仪器才可以把它们分开，变成相加的关系。所以，教学时，教师也不应该忘记这一点。

以上，是汉语普通话的声母、韵母单项教学时的一些问题。这个阶段的时间分配应该是很有限制的。（要很快进入到语流教学阶段。本文的“语流”的含义包括“词、短语（词组）、句子和文章）。所选的词音应该是有代表性的，词义应该是学生感兴趣的，句子应该是短的。比如：佛教、天鹅、一、二、五、生鱼片；爸爸、妈妈；日本、中国、英语、法语、德语；汽车、火车、电车；电视机、录音机、计算机；餐厅、图书馆、宿舍；你好、再见；吃饭、学习、写信、打电话，睡觉；上课、下课、打工；同学们好、老师好等等。选择日本学生所关心的问题的词语，这样可以刺激分辨、记忆语音的积极性。教师应在此基础上，诱导学生自然地读出声韵配合表中的音节。

也可以“强制”学生分辨、记忆语音。比方，和新生见面前，就按学生名簿把每个学生的姓名用汉语拼音打出来印刷好，见面时寒暄、自我介绍以后，便把它发给每人一张，老师领大家念一遍全班同学的名字，再领每个人念几遍他们自己的名字。第二次课，板书提问：你叫什么名字？板书回答：我叫王志芳。再针对板书的句子，简单介绍一下汉语的声调、汉语的语法结构特点。然后教师对每一位学生提问，要求学生必须用汉语回答。第三次课便可以用汉语的发音点名了。这样安排，实际是刺激兴趣，加深印象，“逼着”分辨和记忆。

在教声母时，我还给学生打印、发下去一首诗：

寒去春归 (h, q, ch, g)

东风破早梅 (d, f, p, z, m)

酒暖一枝开 (s, n, y, zh, k)

冰雪无人见 (b, x, w, r, j)

春从天上来 (ch, c, t, sh, l)

这首诗是根据清代语音学家蘭茂的《韵略易通》稍改而成的“声母诗”。由于语音的历史演变，和现在的普通话稍有“对不上号”的地方，所以我冒昧地作了一点变动，并加了一个题目，使得和现在的普通话的声母“对上号”，现代汉语的二十一个声母和两个零声母在这首诗里便都可以找到了。以此反复练习，使死板的语音变得活泼了，师生都觉得很轻松。

再有，学习韵母时，曾教给学生几首唐诗，讲了诗韵知识。并教给学生一首词，讲了诗、词的区别，同时学了这首词的歌儿。学生很高兴。

总之，在不离开中心的前提下，可以调动各种教学手段，积极地、主动地、更好地完成本阶段的“任务”，达到教学目的。

限于时间，声调、语调、语法的教学体会未能一次写完，如蒙纳稿，打算在下期发表。作为抛砖引玉，恭请评正。